



| 冰心文选 |

冰心小说选



王炳根
选编

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
等着青年自己去找，
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冰心文选 |

冰心小说选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心文选. 冰心小说选/王炳根选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334-6626-8

I. ①冰…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434 号

本书的照片、图片均由王炳根先生提供与拍摄

Bingxin Wenxuan · Bingxin Xiaoshuo Xuan

冰心文选·冰心小说选

王炳根 选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15 8377965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192 千

印数 1-5 064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626-8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前 言

人生与爱情的故事

——冰心的小说

王炳根

(一)

冰心最先产生影响，便是她的小说。五四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冰心此时走上文坛，以她的《两个家庭》夹带着“冰心女士”这一陌生的名字，连载于京城名报《晨报》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在1919年五四之后的半年时间内，冰心作小说五篇，篇篇都登在《晨报》显要的位置上。那时间在《晨报》如此密集地发表小说，天下无双。

冰心一生作小说75篇，平均起来一年一篇，与每月一篇平均数的散文，不可等量齐观。冰心与鲁迅一样，未写过长篇小说，都是曾有过构想。晚年的冰心曾想写“甲午海战”，但未落笔便先落泪，写不下去，最后只开了一个头，成为未曾示人的遗稿。

冰心小说的数量不多，但往往是阅读者与研究者的兴趣点，尤其是早年的冰心论，所论多关注小说，足见其小说的分量了。茅盾的《冰心论》，以《〈往事〉——以诗代序》为脉络，观照冰心的创作，

论据大多在小说里找寻，分析得透彻的也在小说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很大的篇幅论述冰心的小说，而夏志清、杨义等学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冰心的小说了。

上个世纪30年代，冰心为开明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写序，回忆到最初的小说创作：因为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因为不断地读到《新潮》《新青年》《改造》这样的刊物，因为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同时懂得小说里有哲学，这才开始了写小说。《两个家庭》登出来之后，“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①冰心自己称这些小说为“问题小说”，这大概是后来一直被论者使用的“问题小说”概念的由来。

有人将冰心的问题小说细分为“社会黑暗问题”“妇女问题”“反战问题”“青年问题”等等，如果以描写的内容划分，固然也都没错，但实际上，以冰心当时的身份与生活的接触面而言，主要是一个青年人对社会、人生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思考，即以女学生谢婉莹的身份视角所提出的问题与寻求的解答。不同的家庭环境与生活方式，可能导致一个人的堕落与毁灭（《两个家庭》）；社会的腐败，衙门的黑暗，使得一腔报国热忱化为满腹的愤恨而离去（《去国》）；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宗法观念与接受教育不平等的事实，可能使得很有才华的女性忧郁而死（《庄鸿的姊姊》）；那一群活泼的女中学生，也会因此而断送前途，或因疾病而亡，或因被迫嫁给了富家子弟而断送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秋雨秋风愁煞人》）等。因而，亲眼所见社会黑暗而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与希望的年轻人，思想悲观，情绪忧郁：何彬

（《超人》）将自己幽闭在个人生活与感情的世界里，冷着心肠，不与他人往来，想做尼采般的“超人”；彬君（《一个忧郁的青年》）原本性情活泼，“平日都是有说有笑，轻易不显出愁容的。近一年来，忽然偏于忧郁静寂”，常常低头看书，抬头想事，连人也不爱搭理。做出如是的描写，也许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如果放在五四运动那一片“打倒”与“摧毁”的喊杀、血与火的场面中去，便是平淡的了，然而冰心的意义，在于对这种现象与描写所给出的思考，由此显示出她与社会激进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想做“超人”的何彬，竟在一个叫禄儿的小朋友启示下走出幽居。冰心不相信世间存在着超人，纵是有自命为超人的人，或将自己锁于一角想成为超人的人，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悖论。接下来，便出现了描写指向的分野，如果极端一下，或者偏激一些，何彬做不成超人也可愤世嫉俗，成为毁坏者或颓废者，冰心竟是将他带到了有着家庭温情的人世间，救赎的力量竟是如宗教般的母爱：世界上的人都是母亲的儿子，“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因了这种彻骨的感悟，当这个从租住公寓房程姥姥与禄儿身边搬出的曾是“冷心肠”的何彬，迎着的是星光、月光、泪光与花儿，似一个经过洗礼的人了。“方外人”彬君的忧郁与自闭，并非厌世之举，他的自闭在于思考，他的忧郁是因为“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活着是为了什么等等，而“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忧郁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忧郁

不是悲观，忧郁的后面可能是行动，希望有人共同来改造这个有问题的社会与人生。这种对青年人的指向，最终没有导致从家庭的出走，与社会的对决，显示了冰心改良社会而不是社会革命的意识。

从这里可以看出，冰心五四时期对青年人的描写，显示了她对动荡的时代与社会的基本立场，对青年人生价值选择的基本立场。她从灵魂的层面来展开，而不是主张什么主义、什么思想。在她看来，母爱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疏导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与互信，可以引导人回到童贞的时代（或说是纯真的境界）；而对于社会的问题，举起的是改良大旗，让社会变得健全，让大地重现光华，而非对抗性的摧毁。

（二）

冰心并非来自底层平民，她的生活环境优裕，但作为一个作家，并没有囿于自己的身份与生活环境，其平民意识（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与社会责任感，使她对下层保持了联系与同情，哪怕是少量的接触与偶然的观察，也能记忆在胸，以她的敏感与灵气，构成了精致的小说作品。在这里，童养媳惠姑（《最后的安息》）、军营中可怜的兵丁（《一个兵丁》）、战壕里炮火下的相互对阵的“我”与忠平（《一个军官的笔记》）、背着大筐儿拾破烂的三儿等，都是很感人的形象。当然还有后来比较亮色一些的“六一姊”与泼辣的“冬儿姑娘”。冰心自己说之所以会有这些作品的原因是，“问题小说”写完了，便搜肠刮肚地回忆童年往事，那些在烟台兵营的所见与所闻便涌到了笔尖上来，所以，冰心对下层人物的描写，大多持童年目光，就像《一个兵丁》中

小玲的目光。由于这种目光，所以对描写中的下层人物，多寄同情，甚至和着泪水，但未对苦难与不平，发出大声的呼喊与奋力的抗争，甚至连这种意识也没有。在“我”被敌方击伤后，在不安于废人行将结束自己生命之际，想到的是“和平”“怜悯”与“爱”，“我”在笔记中写道：“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我”认为：“世界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些内心独白看起来是多么地空泛与苍白，那时的冰心写起来却是真诚的。显然，这种描写与对待苦难的态度，与当时抗争的文学，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受到来自社会革命阵容中的批评，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文学描写一时一地，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优秀的文学作品将会超越时空与地域，以宽容的态度面对过去的历史，以同情的心态面对底层，以爱的姿态面对社会与未来，也许冰心的文学主张有着某种超前的意识。

1929年6月，冰心与吴文藻在燕南园组成了家庭。二三十年代，北京政府虽然像走马灯似的变动“首脑”，但文化、知识界相当活跃，报纸副刊、文艺沙龙、学术团体、大学讲坛等，处处活跃着知识分子的身影。这一段时间，冰心的主要精力在于教书、在于家庭，写作相对较少。但这时，她倒是有了心情，观察起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情状来，偶有的小说创作，大抵离不开知识分子了。从《分》中写到的教授，到《第一次宴会》写学者们的集会，到《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文人墨客，笔墨所向均在知识阶层。冰心写青年，常以忧郁为底色，描写下层人物，则以同情为基调，到她描写自己圈子里的人物时，则就调侃与幽默起来了：刚生下来的婴儿，一个父为屠夫，一个父为教授，悬殊的地位，使得这对一到世间的婴儿，便有了不同的待遇，那婴儿的独白与对话是极有意味的描写，强悍与懦弱，便在婴儿的“话

语”中跳了出来（《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调侃与批评更为明显，甚至可能像一幅讽刺画，无论是“我们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作者简洁地勾画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但不论是哪种身份、哪种个性，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这“三虚”于人世都将一事无成，甚至爱情都会萎缩。这种对知识阶层、对上层社会的讽刺与调侃，表达了冰心对他们的不恭与不亲近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曾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尤其林徽因在京城是一个很有影响与很有魅力的人物，经常有知识阶层的人在她的客厅集会，议事议政议文，而她的那个文人集会的沙龙也叫“太太客厅”。于是，不免有人对号入座，说冰心讽刺的就是林徽因。这个“公案”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实，小说就是小说，冰心调侃与讽刺的只是某种知识阶层的现象，而非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

冰心晚年的小说依然描写知识分子，但这时的知识分子已是历经沧海桑田了，不再是她调侃的对象，而是感叹与思考着他们的命运。《空巢》是冰心晚年的代表作，梁教授在海外生活富足，有汽车、有房子，但却缺少了亲情，孩子飞出去了，妻子去世后，家便成了空巢，“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成了梁教授的生活写照。“我”在国内经受过苦难，“文革”中家被抄，书被搜，住过牛棚，写过检讨，但晚年却有事业与追求、有家庭的温情与欢乐，这是同一代知识分子，由于过去与现在对生活不同的选择，所显示出各自的晚景。显然，冰心将感情的笔墨搁在“我”这一头，“你们这个‘巢’多‘满’啊”，老梁说过便消失在飞往遥远空巢的灯光里了。“空巢”实际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不明显，到了今天，“空巢”“空巢老人”比比皆是，可见也是一篇有预见性的问题小说。《万般皆下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落价》所提出的知识贬值的问题

——“现在人人都在说，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落价》）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普遍现象，但在当时却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万般皆下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提出教授工资不如开出租车的司机，也达不到宾馆服务员水平，由于问题尖锐，差点发表不了，后来在责任编辑据理力争后才勉强登出，但却删除了几处“刺眼”的文字，收入本书中的这篇小说，根据有关资料，恢复了原貌，读者自可评判。

（三）

《疯人笔记》是上世纪20年代初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小说，此文一出，冰心变样，一直在描写社会问题与人生的冰心，一向借人物借事实来写小说的冰心，笔调全改，似乎满篇都是呓语，拉来拉去的绳子、小树变成的石像、“黑的他”、“白的他”、乌鸦、上帝、印度母亲和乱丝等等。小说登出来后，读者迷惑，几乎是众口一词——读不懂。当时有人撰文，说是冰心“变体”的小说，“处处可见出象征的色彩来”。并说，这类小说“在中国的新文坛上，是很少见的”。^②的确，这是一篇到现在还是读不甚懂的小说，作者以疯人的口吻与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到生、写到死、写到爱与恨，还写到过去与未来，渺渺宇宙、茫茫人寰，都在“我”笔下的几千字内。所以，与其说是象征，不如说是神秘（作者说是“极隐秘”的事情），神秘到不知作者为何如此下笔，“印度的母亲，原是住在瓶子里的；瓶子破了，便没了住处了。这瓶子是乱丝纠成的，乱丝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其实并不是乱丝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乱丝，也不必分彼此了。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绳子就完了。因为世人的鞋，终古

是破烂的，我要不拉，就消灭了许多，永远没有人知道了，这是极可痛心的事！”这样的文字充满了全篇。直到2012年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钱虹当时正在韩国首尔大学讲学，她为研讨会提供的论文，恰恰就是专论《疯人笔记》的。她认为，“作者虚构了一位以补鞋为生的疯疯癫癫的老头的连篇‘疯话’，如果不仔细地层层拨开作者所设置的种种非正常人思维的语言和意象上的障碍，笔者觉得不少人其实并没有读懂这篇‘疯癫’小说。其实，尽管《疯人笔记》中的‘我’自称是一个补鞋的疯老人，‘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可是，上文中‘我喜欢他吗’这打心自问，分明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富有浪漫色彩的对于理想爱情的憧憬：英俊潇洒的王子，会写充满力量的字，一副脉脉含情的样子，驾着十轮雪车、十匹白马向前奔驰……只有在朦胧地期待异性之爱情的怀春少女眼里，才会出现如此美丽、神奇的爱情童话；也只有在思索‘我喜欢他吗’的年轻女性心中，才会出现这理不清、道不明的痴迷恍惚的心理特征”。因而，钱虹教授认为，这是一篇“爱情的心理小说”，满篇都是“浪漫而又真挚的爱情‘疯’话”。有人认为，作为“新文学第一代开拓者”的冰心女士，不仅不合当时的浪漫爱情的“潮流”，甚至在她的青春期，都没有写过爱情小说。甚至有人说，“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通过对《疯人笔记》的分析，冰心不仅描写过青春期朦胧的爱情，并且因为这种描写，“至少给中国现代文学史注入了这样一个新的爱情信息：五四新女性的择偶标准，一切要以‘我是否喜欢他’的主观意志为首要条件”。^③

钱虹教授又认为，冰心“这种对于‘爱情是什么东西’的梦想和迷茫”“只有在诸如《疯人笔记》这样的‘疯话连篇’中才偶见端倪，

在更多的场合，它被圣洁的母爱、纯洁的童心和令人陶醉的自然遮掩得严严实实，纹丝不露。冰心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作家，她从不把自己‘极其模糊’的东西写进作品，对于尚未亲身体验过的男女爱情（这在五四时期是十分流行的创作题材），她保持了自己的沉默。换句话说，冰心并不缺乏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的‘气概’，她只是不愿把虽‘仔细回想’但却仍‘不容易明晓的事’硬塞给读者”。而实际上，冰心除了这种朦胧的爱情独白，还有直接的爱情叙述，并且这种叙述，与她后来生活中的爱情与主张，建立起了确切的关系。这个爱情叙述，便是被作为佚文发现的《惆怅》。

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始发于1929年的天津《益世报》副刊，描写了一个“双重三角”的恋爱（即两男一女：薛炳星与卫希褊追求黄蕊因，两女一男：刘若蕖、黄蕊因追求薛炳星），因而有人认为，冰心不会写作这样的小说。发现这篇佚文的方锡德教授，先后两次以充分的理由，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惆怅》是冰心小说，并且是一篇“表现的恋爱婚姻观——‘自由选择、理性裁决、父母俯允’——在五四恋爱故事中风采独具的‘另类’特征”的爱情小说，同时也给出了“小说《惆怅》不仅在冰心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且在整个20年代文学创作中，都是一个罕见的存在。它是五四爱情婚姻故事中一个独特的叙述类型，一个十分珍贵的文本”^④的结论。

对于冰心这两篇小说，我认为，钱虹教授对一篇存世几十年的小说给出新的解读，自有她的道理；而对于《惆怅》，我在研讨它的真伪时，作过如下的表述，现在依然坚持，所以将这两篇小说和已有定论的爱情小说《姑姑》《空屋》，作为一辑“爱情故事”。

我对《惆怅》的观点为：

《惆怅》真伪的争议，存在两个层面，即事实的层面与文本的层

面。现在，在事实的层面上，方锡德教授以考据学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惆怅》是冰心作品这一事实，而在事实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惆怅》是冰心的作品这一事实是确立的。质疑的意见多来自文本的层面，仅从这一层面看，种种质疑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单个的文本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与其他文本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描写内容相一致，也可能有不相一致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作者全部的创作中属于实验性的文本，或是另类的文本。不可以圈定一个作家一辈子只用一种方式写作，不可以不允许作者进行她的不同的文学实验（包括题材与体裁、叙述方法与语言风格），甚至不可以不允许作家偶尔的游戏之作。《惆怅》则可视为冰心的实验之作、另类之作，甚至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喜爱的游戏之作，所以，鲜有提及，也不愿意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经过严密论证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确立，那么，有关文本的质疑便成了专家学者所面临的新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⑤

2007年5月14日于根舍

2014年4月18日改于根舍

①冰心：《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②剑三：《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③钱虹：《浪漫而又真挚的爱情“疯”话——读冰心早期一篇关于爱情的心理小说》，《冰心论集》（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④方锡德：《五四爱情故事的另一叙述——读冰心未收集的短篇小说〈惆怅〉》，

《冰心论集》(三),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年11月版。

- ⑤王炳根:《尘封的美文——冰心的佚文与遗稿》,《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目 录

前言 人生与爱情的故事

——冰心的小说····· 王炳根

【第一辑】

两个家庭·····	1
斯人独憔悴·····	12
秋雨秋风愁煞人·····	21
去国·····	33
庄鸿的姊姊·····	46
超人·····	52
爱的实现·····	60
离家的一年·····	64
骰子·····	78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83

月光	87
最后的使者	92
最后的安息	96
一个兵丁	106
一个军官的笔记	109
六一姊	114
分	122
冬儿姑娘	133
我们太太的客厅	138
空巢	160
万般皆上品.....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171
落价	173

【第二辑】

疯人笔记	177
姑姑	185
惆怅	191
空屋	228

【第一辑】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